



赵奇 著

最后，眼睛总是湿的

—— 一个画家的自语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最后，眼睛总是湿的

——一个画家的自语

赵奇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© 赵 奇 2006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最后, 眼睛总是湿的: 一个画家的自语/ 赵奇著.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06.10
ISBN 7-5313-3124-1

I. 最… II. 赵… III. 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6) 第093284号

最后, 眼睛总是湿的

责任编辑 常 晶 邓 楠

责任校对 潘晓春

封面设计 幸福工作室

版式设计 幸福工作室

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

社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

<http://www.chinachunfeng.net>

联系电话 024-23284385

传真 024-23284385

购书热线 024-23284402

印刷 辽宁印刷集团新华印刷厂

幅面尺寸 140mm × 203mm

字数 130 千字

印张 7

印数 1—8 000 册

版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

定价 18.00 元



常年法律顾问 陈 光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: 024-23284391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: 13079260130

我看见

夜色

无边无际

我改编了一个童话剧。

在这个谁都可以改编的时候，有什么不可以的吗？

乌鸦——一个画家。像我们见到的许多画家。

狐狸——我们的朋友。虽然狡猾，肯定一点说，品质还算不坏。

环境是一棵近于枯死的树。

乌鸦嘴里衔着一块肉（画家不是有作品吗？现在与那块肉是一个意思了），它站在树上，东张西望。

狐狸这天溜达到了枯树下。看到乌鸦的样子，顿时就明白了它的心思。

“乌鸦太太，你好哇！看见你的作品了（也可以说肉的），真好，名不虚传。”——这次它没有为了那块肉，故意称赞乌鸦的嗓音，而是直接地说肉了。我们知道，如果在过去，乌鸦看出了狐狸的动机，就不会张嘴唱歌了。但是，今天它改变了主意——正是看到了狐狸的动机。

没有不清楚的事情，故事还得讲下去——乌鸦张嘴了，它要大声地唱着（声音如何我们不说）。这样，我们见到的情形又发生了：乌鸦一开口，嘴里衔着的那块肉从空中掉下，直落到狐狸的嘴里。不过，狐狸没迅速跑掉，是与乌鸦打了一声招呼才走的。

我们的问题是：狐狸为什么不吃那块肉呢？乌鸦心甘情愿地舍弃那块肉又是为了什么呢？

我发现，还是原来的童话经典，它简洁，而且耐人寻味。现在被我弄成这样，一切又变得费解了。

——乌鸦与狐狸达成默契，已经是事实。使我们不安的是，狐狸竟不想吃肉了，从前它可是为了那口美味绞尽脑汁而落下了坏名声的。乌鸦当时也是为了显示歌声——它只是不知

道自己唱得不好——有点傻，丢掉了衔在嘴里的那块肉。是我们分析起来觉得乌鸦有点不划算。实际上，乌鸦毕竟展示了歌喉，它唱的那一刻，它感觉到的东西一定很好，这就是得到吧？狐狸不也是得到了吗？值得注意的是，它们所为，都是出于自身的需要，是身体的一部分。而现在呢？它们失去了品尝肉的兴趣，这就令人担忧了。狐狸拿到这块肉后，要做什么，显然另有所图。乌鸦对于自己的作品——那块肉（或者绘画），我们看到它并不是很在意的——当初不也是这样吗？不过是今天它的心里有了更大的变化，我们突然地发现了。是什么具有这样大的诱惑使它们放弃了本色的生活——改变了本性？这也许是它们合作的基础。如此，狐狸与乌鸦关心的都在绘画之外——不是肉的滋味，不是声音的发泄。抛弃了本能的追求，对所有的生灵而言都是灾难。

——我愿意蒙头睡觉的。

我觉得那样好，有安全感，睡得实。关于这种方式带来的弊端，报纸上、教科书和卫生宣传单中不断地告诉着我们，因此说，我也是非常清楚的。但我还觉得这样好。有一次，我抛开了被子，结果呢，哎……

那是前年夏天，我住的那幢楼突然停电，正好我回家。到了楼下，我看到一些人吵吵嚷嚷：怎么办？电梯停了，怎么办？而我呢，当时是心里窃笑：走上去不就完了吗？这楼里人还有不识数的？我开始走了（我们那是高层建筑，我住在16层），没有多想就开始走了——我把那次经历看成是没有“蒙着被睡觉”的结果——当然，这是后来的思考，也想以此比喻我在绘画时的一种状态。

在很多情况下，人是不能把握自己的，不能的。尽管我们听说，如何的努力可以扼住命运的咽喉，其实，不过是遇上了机会，碰巧，如此而已。更深刻一点说，总有成功者，这话含有另一层意思，那是把自己交给了利益，希望得到别人而不是自己的承认。把命运——维系我们生存的那根绳索交给了别人，就不是闭着眼睛，数着心跳了。

现在你们知道，我是多么的不理智！竟是毫无目的的写着——因为我并不知道要写什么，只是想写。就像一次谈话，一次聊天，面对着朋友，在路口上遇到的，谁想到将要谈什么呢？感到亲切，又有心情，于是就说下去了。本来我们做的事情，并不一定是准备好了才开始的。这样完成的作品阅读起来有人会觉得不方便：没有清晰的段落，内容也是缠缠绕绕。事

实上，突然一个朋友走进，突然一个朋友离开——我们随便翻看着书的一页，眼睛不经意地落到某行字上，然后就从这个字开始，也可向前翻，也可向后看，这就是阅读的开始吧——是的，这种阅读，我以为最好。看来，我并没有认为我的写作方式有问题。作为一种表达，我觉察到这样做是有意义的。我们的行为，我们在生活里的遭遇，我们的所思所想，真的可以像孩子作业本上的习题，答案一清如水？没有明确的结论，我们归纳和概括还有必要吗？即使每次重复着一样的话，换了一种情况，意思可能就不大一样。实际上，我们的困惑，并不是遇到了新问题，自人类有记忆起，问题就存在着。我们的坠落并非始于今日。因此，面对自己，对于谁而言，都是重要的。关于朋友这个话题，一想起我就有凄惶之感。只能说是寻找吧。朋友存在吗？那是谁？多数情况下，我以为，那是自己的。——那个我也是良知。道德上的反省是需要良知，需要知己朋友的。

还有，我写的这些东西，也会使人感到蹊跷：它是真实的经历呢？还是想象的结果？对此，我敢肯定地说，我所谈到的，是我的亲身经历，涉及了绘画——艺术创作，那就是体会了。这是否说，都是一种现实，都是一种存在，那么，会是一成不变的东西吧？显然，这不正确。我们说面对过去，其中一定是

带有今天的认识——就不是从前了。这也是我们格外看重过去在今天里的意义。

我走步行梯，头两层还没有什么关系。这里我要诅咒设计楼房的人，步行梯没有一点自然的光源，遇上停电，就像我现在这样，只有摸黑地往上走了。头两层依靠门厅射进来的微弱光亮还好些，随后就开始发蒙了：一层一层的，你无法知道走到了哪里。原先想心里是可以记着走到几层，可是，随着脚步上移，心里越来越飘，落下的时候就感觉不到底了。一种强大的恐惧向我逼近，强大的黑暗，那是怎样一种压迫呀！我被抽空了，被挤干了，我像一片纸屑还没有落到地上的纸屑，任何一息气流，都会把我卷起来……我伸手狂乱地抓着……我好像抓住了扶手，我抓住了吗？那一刻，扶手竟也飘了起来，没有着落，什么都没有着落。绝望中，我几近绝望……然后是声音，有人来了。他们带着蜡烛，不记得是两个男人还是两个女人，脚步咚咚，终于走到我近前。

我同别人讲起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奇怪的是，我看不出他们的恐惧，他们是没有恐惧——没有我的恐惧。现在我想，感觉是细腻、复杂、具体的，不是亲身经历的人，雪花没有

落在南方人的胳膊上，光说凉，他能体会到吗？什么是凉丝丝？一会儿就化了，一会儿是多久？我把原因归结为是没带被子蒙着头——将睡的时候，我躺着，手放在胸前或者枕在头下，这样，我的心里就有了依靠，是自己。——首先我知道，我的身体紧缩一团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是不会受到侵害的。我成为一个整体，有黑暗包裹着，不过是我制造的黑暗，我躲藏在里面。这同我暴露着是有很大差别的：我的黑暗像是一层壳，可以使我隐蔽其中；而另一种黑暗却使我消解，它把我吞噬掉了。

这仅仅是一种比喻，也许有些勉强。但是，我觉得艺术行为不可能说得十分直接，在那个世界里，是注重感受的。于生活中，我遇到了那一次停电，是非常普通的事情。上楼的时候，我陷入另外具体的情况，才有了不同寻常的体验。我愿意把我的绘画工作也放进我的那次遭遇之中——装进我思考的匣子里——尽管狭小，我却是可以把握了。如此表达，也是为了整理自己的绘画——为了寻求到一种说服自己的理由。

——没有黑暗便没有思想。因此，思想诞生于黑暗，而又是掷向黑暗的标枪。它也可以是盾的。我们见到卡夫卡躲进深

深的地洞之中去写作，在那里，他掩藏着赤身裸体的尴尬。认清自己可虑的景况，带着这样的疑问，他才可以“重新审察一遍”所生活的世界。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的传说也讲了类似的故事：他在花园里挖掉了自己的双眼，他甘心进入黑暗，正是要躲避眼睛看到的东西。他认为，那不是本质的，因此会影响人的判断力。看来人类自存在之日，就存在着精神焦虑。透过这些睿智人物的说法，我们看出了他们编造的，也许只有他们自己说得清（也许自己也说不清）的谎言。卡夫卡最终要把自己的作品“统统付之一炬”，依据米兰昆德拉的说法，这也是一句谎话，他的作品还是留了下来。但是，卡夫卡的确看到艺术工作的本质：也许什么也不是——因为他并没有通过写作把自己赎回来。这样，我们完全有理由认定卡夫卡的写作是一种牺牲与殉道，他留下了作品，是留下了结果——他苦苦思索和追求的证明——留给我们的不正是一种巨大的黑暗吗？

我们处于黑暗之中，恐惧也就时刻伴随我们，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，也是我们的性情所然。圣女贞德的眼睛是没有黑暗的，因为她越过现实，看到了圣灵之光，尽管被施以极刑，对她而言仍然无所畏惧；杨靖宇，我想他的眼睛里也是没有黑暗的，所以他可以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

而不投降；方志敏这样的人也是如此，他做到了拒绝利益，拒绝诱惑。我们知道，在人的意识中，只有信仰具有着不可征服的力量。

艺术作品，我们认定是为了思想而至，这是独属于人的行为了。从前的那些作者，我们看到他们所做的，是在黑暗之中——如果我们承认黑暗是一种存在——努力地唤起人的自我，唤起作为人的尊严感，不随波逐流，不听任命运的摆布，像希腊神话中的英雄西绪弗斯那样对待自己的生活 and 行为。那么，我们今天做的，不过是那个故事的现代版本罢了。

蒙头睡觉，现在还是把我说的当真吧。如果你体会一下，一定觉得，这主意比较好——它可以使我们放心。一个身心疲惫，一个感到危机四伏的人能捞到一回好觉，是很必要的。

据说，这习惯是我妈从小给养成的。我不蒙着头，她说，就睡不着。这种习惯究竟意味着什么呢？在现实中，我认为它很糟糕。其中的荒唐，是的，应该是存在的。不知何

故，我却总是不能改掉它。也许感觉的来源是一种更为强大的力吧，理智对于它无能为力。只是当这种意想不到的唯一生动的东西出现的时候，有些人对这样的生活内容产生疑惑，他们不能抓住，因此，失去了成为画家——或者艺术作者的一次机会。

我对文学知之甚少，并没有读过几本名著。只是偶然的作为工农兵学员上了大学，才稍稍有了接触。头一次，我记得，那是躺在宿舍的床上。一个在沈阳长大，读了高中比我大几岁的同学说托尔斯泰，我并没有怎么在意，随便的接话：别把外国人说得玄乎。有意思的是，竟有同学赞成我的说法——可怜一群学子吧——没办法，这就是现状。我们大多数是来自农村，你知道，那时所接触到的，除了中国的几部古典名著和有数的几本文学作品外，还能有什么呢？即使是在城里长大，正在读书的年龄却是生在没有好书读的年代，还能怎样？我现在想，我的话也体现出年轻人的特有品质，有进取精神，热爱祖国。再讲一个笑话吧。当时校园传着一个新闻：外国人制造了一台机器，对中国人保密，不给我们图纸，炫耀他们技术，以此欺负人。聪明的中国人说，好吧，拍个照片留给我们做纪念。回国后，他们刻苦钻研，就是根据这张照片上中国人的个头算

出了那台机器的实际高度和其他数据，硬是造出了机器。据说性能还比他们的好。然后，我们又安装上一种控制，使用的时候，必须先是奏出“东方红”，让外国人也接受我们的文化进攻吧。——多么荒谬的故事，不知今天的年轻人怎样看待这事。其中，我想“一还一报”的思路，还真是算做“侠义性”，现在不也是时髦吗？回到我的托尔斯泰话题。毕竟我们那位同学有见识，他不紧不慢地说出，“列宁对他评价很高，称他是俄罗斯的一面镜子”。到此，就没什么讨论了，我们相信导师，他的话总是对的。

我把做事放在第一位。

我相信自然之中发生的事情，不会都是预先计划好的，因此，我一直也没有计划。那么，剩下的就是我在做了。在北京的一次研讨会上，有人问我，你不觉得累吗？众所周知，在美术界，开始我是以画大画——大场面、多画面、费工夫和力气的作品而被人知晓的。我脱口而出：不累，我没有感到累。稍事停顿，我想了一下，又说，没有画的时候，没有事情做，我会觉得累的。是的，没有事情做，人还会感到孤单，与我们没有居住的地方一样，房屋大小倒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有没有供

你喘气和休息的地方。

我的工作没有计划进行着，这是否说，像一只垂死的苍蝇，盲目地挣扎呢？玛格丽特·杜拉斯为我们描述过一只垂死的苍蝇。“那只苍蝇已到了生命的尽头。我不能阻止自己看到它死去。”“苍蝇已经知道正在穿透它身体的那种冰凉就是死亡。”为什么不能阻止去看呢？一只苍蝇的死，微不足道，是不会引起多少人兴趣的。而杜拉斯注意了，并且发现了其中的意义，她看到的是自己吧。用作家的眼光来观察，她获得了作品，习以为常的东西就会生出光泽来。“在苍蝇之死问题上我什么也没有做。……最出人意料的事。它知道。而且它接受。”苍蝇接受了死，人感到像苍蝇一样的命运。我们工作像苍蝇一样的挣扎。这样的叙述会有人遗憾。我可以肯定一点，对于一件作品，一本书或者绘画，这种认识是必须的。艺术作品的创作中，总是针对自己的。艺术家个人的遭遇和他对生活的看法，仅仅作作为一种看法，没有截然对立的界线。人本来就是复杂的混合物。

我想到了这些，也就不去注意它了。

既然每天都在毁灭，不可思议的是人们没有放弃生活。应该看到这种情况，选择活着，面对生活空间的那张白纸，人们